

必須粉碎豺狼集團

黎同文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必須粉碎豺狼集團

龔同文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1957年·武漢

必須粉碎豺狼集團

劉 同 文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(武漢解放大道362號)

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1號

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

精華鑄字印刷廠印刷

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開·1 $\frac{7}{8}$ 印張·38,000字

1957年12月第 1 版

1957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8,500

統一書號：T·10105·101

定 價：(7) 0.18元

目 录

必須粉碎豺狼集团.....	1
听其言而观其行.....	3
論“現代的薛金蓮的中軍”.....	6
恐吓信、炸彈和小題大做.....	10
談“火”——兼答右派先生.....	13
略論“星星之火”.....	16
楊時展的“喜劇”.....	19
“馬專員”的“渡船”.....	21
馬哲民又要“从新做人”了.....	25
紅皮、白瓢、黑心.....	28
評报复主义.....	30
关于“眼睛吃冰淇淋”之类.....	32
何必兜圈子——德、才“新論”.....	34
关于汇报.....	37
假慈悲.....	40
你到底有多少眼睛.....	41
牛尾巴及其他.....	44
“何老”的故事.....	46
“困結”乎?“共事”乎.....	49
論“有理走遍天下”.....	51
堅持以理服人，反对以力服人.....	56

必須粉碎豺狼集團

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假借幫助黨整風的名義，玩弄各種花招，向黨、向社會主義進行惡意的攻擊。當面一套，背後一套，陰陽八卦，兩面三刀。有些右派分子面目猙獰，殺氣騰騰；有些右派分子則披着馬克思主義的外衣，販賣資產階級的私貨。在人民反擊右派的鬥爭起來以後，右派分子看到大勢不妙，除少數頑抗者外，絕大多數採取了化裝逃脫的戰術。右派先生們有的人說：“我是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的，不過說話偏激——語不驚人誓不休”，有人說：“我是立場不穩一時糊塗，上了右派分子的當”，有的說“報社記者斷章取義，曲解了我說話的本意”，有的人說“忘記了自己講過的話”，有的人則干脆否認自己說過的謬論，重新編一套謊話來搪塞人們的質問。他們都是想盡辦法，企圖混過這一關，以便待機再起。有些好心腸的同志，往往容易“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”。輕意相信他們的花言巧語，以為他們的假檢討“差不多了”或者以為他們流了幾滴“傷心淚”，就是真正的悔過！不，奉勸善良的人們，不要上當！右派集團向黨、向人民、向社會主義發動了一場瘋狂的進攻，這是敵對階級之間（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右翼集團之間）的一場殘酷无情的大戰。右派集團有綱領、有策略、有組織、有計劃的發動了這一場鬥爭，企圖在中國製造天下大亂，企圖把歷史的車頭倒轉。

說什麼第三條路綫？其實就是右派分子們要爬上“帝王”的寶座，建立起資產階級的專政，使剝削者重新騎在人民頭上把中

国引向灾难的深渊。这就是资产阶级右派集团的罪恶目的。这就是右派分子言行的实质！一切善良的人们，和一切被右派的谎言迷惑过的人，都要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。

近来揭发的事实越来越多了，右派分子的真面目暴露得比较明显了。许多好心肠的同志开始明白：右派分子原来不是什么立场不稳，思想偏激，或言行有些过火的人，而是资产阶级立场十分坚定，阴险毒辣、野心勃勃的一个豺狼集团。这个豺狼集团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心腹大患。必须揭穿它，必须粉碎它！一切右派分子必须向人民低头认罪缴械投降，不准混关，不准顽抗！只有向人民投降，向社会主义投降，向真理投降，才能得到人民的宽恕，才是右派分子的出路，否则就是自取灭亡。

人民群众的口号是：不获全胜，决不收兵！

听其言而观其行

“听其言而信其行”，对于言行一致的人是可以的，但是，对于那些言行不一致、甚至是言行相反的人，则千万使不得。

你听说过大恶霸地主帮农民叫苦的事吧。当着耿伯钊、彭一湖在那里慷慨激昂、声泪俱下地为“农民”“诉苦”“伸冤”的时候，如果“听其言而信其行”，那么，你也許会被他們的那种“激动的感情”所“激动”，随之而来的，你就要大上其当。

你听说过反共专家口口声声拥护共产党的事吧。当着王毅斋在党政领导同志面前花言巧語地說“自己对党已经到了愚忠愚孝的程度”，“自己在党面前就象孩子倒在母亲的怀里一样，恨不得把心挖出来給党看”，“自己是党之所好好之，党之所恶恶之”，“自己是以党的意志为意志”的时候，你也許会被他的那种“忠厚純朴”的感情所“感染”，随之而来的，你就要大上其当。

你听说过政治騙子的故事吧。請看王彥文的自我介紹：“井岡山的老干部”，“北平地下党情报处負責人”，“对苏联經濟制度很有研究”，“北京的十大进步教授之一”，……如果按照“听其言而信其行”的原則，你当然会对王彥文“肅然起敬”，随之而来的，你就要大上其当。

因为“听其言而信其行”以致“大上其当”的，就連孔老夫子也在所难免。孔老夫子曾經感慨而言曰：“始吾于人也，听其言而信其行；今吾于人也，听其言而观其行。”是的，对于上面說的那些言行相反的人，只要“听其言而观其行”，就可以发现他

們的“原形”。

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，人們擦亮了眼睛，看清了耿伯釗原来是安陆县的土皇帝、軍閥余孽、反动头子張篤倫的爪牙、專門鑽进来“制造糾紛”的老奸巨滑；彭一湖这个所謂“农民利益的代表者”，乃是剝削农民的血汗长大的寄生虫；王毅斋則是一只“口有蜜、腹有劍”、一貫反对党、反对社会主义的披着羊皮的恶狼；王彥文这个政治騙子是一个老牌的反共分子和无耻的汉奸。人們从这一場斗争中，学会了“听其言而觀其行”。

人們从自己的切身經驗中懂得，对于言行相反的人來說，“言”是“行”的掩护。“言”是假的，“行”是真的，其“言”愈甜，其“行”愈毒，即所謂“說的是仁义道德，做的是男盜女娼”，“口里叫哥哥，手里摸家伙”，“打着革命的旗号，干着反革命的勾当”的“两面手法”是也。

許多右派分子，不仅在反右派斗争以前耍“两面手法”，而且在反右派斗争当中，也要“面面手法”，在这些“聰明”的右派先生們的眼睛里，似乎共产党和人民群众都是些“傻瓜”。其实，这些“聰明”人自己倒是十分愚蠢的，他們不知道生活本身教会了人們許許多多的东西。比如說，人們学会了如何戳穿他們的“两面手法”，对于蒙着羊皮的狼，只要把羊皮掀开，“狼相”就暴出来了。

不是的嗎？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，三大名教授之一的馬哲民，就是这样現出原形的。尽管章乃器直到現在还自認為是“左派”，是“拥护党、拥护社会主义”的；尽管馬哲民还在許愿“从新做人”，“慢慢地創造新我”……；尽管这些右派先生們的話里头有“糖精”，人們也不会上当，人們知道要“听其言而觀其行”。

当然，“听”和“觀”里头有一个根本問題，这就是立場問題。章乃器、馬哲民等右派分子站在反党、反社会主义的立場“听”

我們的“言”，“觀”我們的“行”，覺得我們所言所行，對他們的階級、階層和集團不利，因而堅決地反對我們。我們只有站在黨的立場，站在社會主義的立場去听章乃器、馬哲民之流之“言”，觀章乃器、馬哲民之流之“行”，才能夠抓住他們的尾巴。如果有人站在所謂“中間”的立場，或者站在反右派鬥爭之外，那麼，他們就好象是聾子，什麼也听不見，好象是瞎子，什麼也觀不到。這就是說，“听其言而觀其行”，離開了立場就是一句空話。

論“現代的薛金蓮的中軍”

在和對手辯論的時候，首先含一口血向對手的臉上噴過去，企圖使對手無話可說。如果這也算是一種戰術的話，那只好叫做“含血噴人的封口戰術”。精通這種戰術的人，他的腦子好比是天津盛錫福帽子公司，塞滿了各式各樣的“帽子”。當他自己把別人罵了一通之後，又趕緊把“帽子”從血口里噴出來，堵住別人的嘴，然後，他就勝利了，勝利了。這種現象，在舊社會里是常見的，在新社會里，在今天，在“百花齊放”、“百家爭鳴”的時候，也並不少見。奇怪嗎？不，一點也不奇怪。因為即使是在新社會里，也還有不少舊社會的余毒呀！

“百花齊放”、“百家爭鳴”，顧名思義應當是“齊放”，是“爭鳴”，而不是“獨放”，“獨鳴”。可是，不久以前，在大鳴大放的當兒，不知道從哪儿來了一股歪風。有一些人只准自己“獨放”，不准別人“齊放”，只准自己“獨鳴”，不准別人“爭鳴”。把別人罵的狗血淋頭，却不許別人張一張嘴；向別人放了許多明槍暗箭，却不許別人說一句話，而且还美其名曰，“這就是幫助黨整風”。

請看這些先生們是怎樣地幫助黨整風吧。他們平日舉手贊成共產黨，喊過“共產黨萬歲”，現在，却在力竭聲嘶地叫喚：共產黨腐化了！共產黨不中用了！共產黨的事情不可收拾了！於是，他們在學校里提出取消黨委的領導（而且，有的報紙如“光明日報”還公開造謠說復旦大學已經取消黨委制了）；他們在

公私合营的企业里提出“撤消公方代表”；他們說，老黨員不學無術，不懂業務，不能領導，應當休息；新黨員經驗不足，水平太差，應當學習。那麼，誰來領導呢？“司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”！他們為了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，他們還製造了許多“理論”，說什麼“三害”的根源是無產階級專政，宗派主義的根源是“黨天下”，“三害”應自黨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。於是他們要搞什麼“政治設計院”，要成立什麼“知識分子政黨”，要“平分春色”，要“開放政權”，要“輪流執政”，……他們謾罵黨的領袖和黨員為“大和尚”、“小和尚”，他們把黨的領導比做封建專制的暴君，比做監謗殺人的周厉王和焚書坑儒的秦始皇，他們甚至張開血口厉聲咆哮，“要殺死共產黨人”！……所有這一切，他們都說成“幫助黨整風”，而且，他們還甜言蜜語地說，“我們的出發點是愛國、愛黨”，“因為愛之之深，所以也罵之之痛”。要打倒別人，要殺死別人，还把別人當傻子。親愛的讀者，請你們想想，這都是一些什麼樣的“聰明人”啊！

在這些“聰明人”看來，經過他們這一番“幫助”，“共產黨這條船就要沉了”，於是就象章伯鈞所說的：“形勢還要變，我們大家的責任很重大！”這裡說的“我們”，指的是什麼人呢？當然是那些別有用心心的“聰明人”啊。

在“聰明人”的顛倒黑白，混淆是非，惡意中傷，破口大罵之後，一些激于義憤而不得不說几句公道話的人，馬上就會由于“聰明人”的“重大責任”而得到種種的“回敬”。除了恐嚇的匿名信之外，最常見的是從血口里噴出各式各樣的帽子，諸如“靠牆為生”，“拍馬屁”，“溜溝子”，“‘三害’的尾巴”，“狗腿子”，“保皇黨”，“為了升官發財”之類，此外，還附加一些“作料”，如“王八蛋”、“混賬東西”等等。“聰明人”以為這種“含血噴人的封口戰術”，可以使對方“三緘其口”。

“人民日报”发表了“这是为什么”等社論，刊登了一些反批評的文章，机关、学校党的負責人出来說了几句話，于是“聪明人”又开始表演他們的战术了。他們的表演天才是惊人的。有的人儼然是“站在党的立場上”說話：“哼，‘人民日报’社論（或者說是某負責同志的講話），小題大做，压制批評，不符合党中央整風指示的精神！”有的人“大声疾呼，危言聳听”，看吧，共产党又在“收”了，又該我們“挨整”了，有的人宣布“前言作廢”，有的人“申明退出整風”，有的人表示“从今后永远沉默，不問政治”，有的人甚至說恐吓卢郁文的匿名信是共产党人写的。总之“聪明人”为了表示对于“齐放”和“爭鳴”，对于正确的反批評，对于实事求是的分析研究的反感，耍了許許多多的花招。

眞金是不怕火的，眞理是愈辯愈明的，眞理是駁不倒的。要大鳴、大放还要大爭。“聪明人”既然在大鳴大放中露了一鼻子，为什么沒有參加大爭的勇气？难道你們有什么不可見天日的阴私？否則，你們为什么不願意开展討論呢？为什么不喜歡听一听別人的意見呢？难道这就是你們所謂的“民主”和“自由”嗎？难道开展討論，明辨是非，也是什么“三害”的根源嗎？可愛的先生們，你們真是太“聪明”了！

其实，这样的“聪明人”古已有之。大家看过“姑嫂英雄”这出戏嗎？姑姑薛金蓮的中軍对嫂嫂樊梨花的中軍說的那些愚蠢可笑的話——“我罵你，你不許回嘴；我打你，你不許回手；我杀你，你不許流血”——不是恰好活現了这样的“聪明人”的嘴臉嗎？如果我們也愿意給和我們同时代的“聪明人”，回敬一頂帽子的話，那么这頂帽子就可叫做“現代的薛金蓮的中軍”。

“現代的薛金蓮的中軍”先生們你們看了这篇文章，不，不只是这篇文章，还有許許多多的文章，也許你們又会說，“你看，我們好心帮助党整風，現在，共产党又来‘謂剿’我們了”。不，

先生們，不能讓你們繼續地誣蔑和欺騙人民。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，是善于分辨是非的。人們會明白我所說的“現代的薛金蓮的中軍”絕對不是指好心幫助黨整風的人，因為所有的好心幫助黨整風的人，對黨提出的批評大都是正確的，即使也有一些不完全正確的批評，但是，也是出于善意的。這些好心幫助黨整風的人，和“現代的薛金蓮的中軍”毫無共同之點。所以，我們可以干脆地說，所謂“現代的薛金蓮的中軍”就是你們，你們這些反黨、反社會主義的右派，你們有什麼意見，請你們站出來講吧。

恐吓信、炸彈和小題大做

釋“小題大做”

什麼叫做“小題大做”？

有人說，“人民日報”6月8日社論“這是為什麼？”是“小題大做”。理由是：“寫匿名恐嚇信是‘常有的事’。盧郁文不過是一個‘小丑’，接到一封恐嚇信，算得了什麼？況且，寫恐嚇信的人，也未必就是什麼右派分子或者什麼反革命分子，說不定是共產黨人呢！而‘人民日報’的社論卻說，‘……這……是當前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，……是對於廣大人民的一個警告，是某些人利用黨的整風運動進行尖銳的階級鬥爭的信號。’這不是‘小題大做’是什麼？”過了十來天之後，反動分子杜茂金向中共北京醫學院委員會書記曲正的宿舍，投擲了炸彈。首都二十個高等院校學生會主席集會，對反動分子向曲正宿舍投擲炸彈的事件，表示了極大的憤慨，並且決心和右派分子開展鬥爭。有的人又說，這是“小題大做”。理由是：“投擲炸彈的事是常有的，而且，……甚至於……總而言之，為這麼一點小事就那麼憤慨，甚至宣稱要向右派開展鬥爭，這不是‘小題大做’是什麼？”

此外，還有的人認為：對錯誤的言論進行研究分析，是“小題大做”，站穩立場，分辨是非是“小題大做”，一句話和右派分子作鬥爭，和反革命分子作鬥爭，都是“小題大做”。如果按照沈陽師範學院張百生、黃振旅所說的，則不僅是“小題大做”，而且是“天下本無事，庸人自擾之”呢！

牛头不对馬嘴

如上所述，“小題大做”論者的“常有的事”，和“庸人自扰”論者的“天下本无事”，不是有一点牛头不对馬嘴嗎？是的。說写恐吓信和投擲炸彈是“常有的事”的人，可能他們自己就干过或者是熟悉这种“常有的事”吧（請原諒我！这也許又是“小題大做”）。的确，这是常有的事。几十年来該有多少革命者和正直的人接到过恐吓信，該有多少革命者和正直的人挨过炸彈，然而，革命毕竟是胜利了。可是直到現在还有人在写恐吓信，还有人在投擲炸彈。不管那些人說我們“小題大做”也好，說我們“庸人自扰”也好，对于写恐吓信和投擲炸彈之类，我們既不希望它是“常有的事”，但是，也决不認為“天下本无事”。因为，我們究竟不是听那些人使喚的，而且，我們也有这样的常識。那些人的言論，牛头不对馬嘴，不仅是“常有的事”，而且是“別有用心”呢。

“小題大做”的“妙用”

“小題大做”四个字，最近在許多場合里听起来，总是那么“平允”而“公正”。誰能够从这种字样里再去“小題大做”呢？其实，我們的人是正直的，善良的，但是，也并非就是“傻瓜”，并非对于“小題大做”的“妙用”一点也“体会”不到。

比方說，这种“妙用”就在于，只准那些人写恐吓信，而不准人道破这种“手法”的秘密；只准那些人投擲炸彈，而不准人对这种罪行表示憤慨。这就是說，只准反革命分子乱說乱动，不准人民反对反革命分子。否則，这就是“小題大做”，或者是“庸人自扰”。天哪，难道这种“小題大做”和“庸人自扰”之类的“帽子”，能够遮盖真理和事实？难道这种“小題大做”和“庸人自

扰”之类的“繩子”，能够縛住人民的手脚？

人民的态度是这样：誰要写恐吓信，人民就揭发他；誰要投擲炸彈，人民就要抓住他；誰要发表反社会主义的言論，人民就要駁斥他；誰要坚决反党反社会主义，不管他是什么人，不管他有什么样的“資格”，人民就要抛弃他。

人民，我們的人民，飽經忧患和久經鍛炼的人民，他們的力量是无敌的，他們的智慧是无穷的。他們不仅知道什么“題”該怎么“做”，而且，無論什么“題”都能“做”的很好，很好。

先生們，收起你們的“小題大做”，“庸人自扰”之类的“帽子”和“繩子”吧，在人民面前，这种东西虽然“妙”，却没有“用”。

談“火”

——兼答右派先生

这里說的“火”，不是借氧气而燃燒的那种火，而是右派先生所謂“点火”、“放火”的“火”。这种“火”，是借着右派先生自己的“主觀战斗精神”和他們所“热爱”的所謂“不平之气”而燃燒的。照右派先生的“預期”，被燒的当然是他們所仇恨的共产党和一切真心誠意爱护党的人。

为了“点火”，“放火”，右派先生們曾經冷眼看了多少年的“風色”，总觉得“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”。恰好，到1957年，“不平常的春天”来了。右派先生們在吹彈了一陣“早春天气”的調子之后，他們“滿怀积郁”再也“压制不住”了，于是他們就开始“点火”，“放火”了。

在武汉，开始几天，“火”沒有点起来，右派先生“心急如火”，狂叫着“春风不渡武胜关”，接着“光明日报”的記者先生奉命南来，“深入”到武汉地区的許多大专学校，而章、罗联盟的大将馬哲民早已“一馬当先”地用他自己特制的把“象鼻子”說成的“竹筒”到处吹起火来了。

这种“火”：由于上而說的“主觀战斗精神”和“不平之气”在“帮助党整风”——即右派先生們所謂的“东风”的煽动之下，曾經一度燒的象个样子，右派先生欣喜若狂，正象他們的“主將”張友松在5月26日給他的委罗們的指示信中所說的：“那些形形色色的非正义的人們已經成了釜底游‘魚’，在水还没有燒熱的时